

欽定明史

卷二百
九十八
之三

明史卷二百九十八

列傳第一百八十六

總裁官總理事務經筵講官保兼李太保保和殿大學士兼管吏部戶部尚書事加六級張廷玉等奉

敕修

隱逸

韓愈言蹇之六二曰王臣蹇蹇而蠱之上九曰高尚其事由所居之時不一而所蹈之德不同夫聖賢以用世爲心而逸民以肥遯爲節豈性分實然亦各行其志而已明太祖興禮儒士聘文學搜求巖穴側席幽人後置不爲君用之罰然韜迹自遠者亦不乏人迨中葉承平聲教淪浹巍科顯爵頓天網以羅英俊民之秀者無不

觀國光而賓王廷矣其抱瓌材蘊積學槁形泉石絕意當世者靡得而稱焉由是觀之世道升降之端係所遭逢豈非其時爲之哉凡徵聘所及文學行誼可稱者已散見諸傳茲取貞節超邁者數人作隱逸傳

張介福

倪瓚

徐舫

楊恒

陳涸

楊引

吳海

劉閔

楊黼

孫一元

沈周

陳繼儒

張介福字子祺自懷慶徙吳中少受學於許衡二親早終遂無仕進意家貧冬不能具夾襦或遺以紵絮不受纖介必以禮張士誠入吳有卒犯其家危坐不爲起刀斫面仆地醒復取冠戴之坐自若卒怪以爲異物走去介福恐發其先墓往廬焉士誠聞而欲致之不可使其弟往問答曰無樂亂無貪天禍無忘國家饋之力辭已病革謂其友曰吾志希古人未能也惟無污於時庶幾哉遂卒

倪瓚字元鎮無錫人也家雄於貲工詩善書畫四方名士日至其門所居有閣曰清閟幽迥絕塵藏書數千卷

皆手自勘定古鼎法書名琴奇畫陳列左右四時卉木
縈繞其外高木修篁蔚然深秀故自號雲林居士時與
客觴咏其中爲人有潔癖盥濯不離手俗客造廬比去
必洗滌其處求縑素者踵至瓚亦時應之至正初海內
無事忽散其貲給親故人咸怪之未幾兵興富家悉被
禍而瓚扁舟箬笠往來震澤三泖間獨不罹患張士誠
累欲鈎致之逃漁舟以免其弟士信以幣乞畫瓚又斥
去士信恚他日從賓客遊湖上聞異香出葭葦間疑爲
瓚也物色漁舟中果得之扶幾斃終無一言及吳平瓚
年老矣黃冠野服混迹編氓洪武七年卒年七十四

徐舫字方舟桐廬人幼輕俠好擊劍走馬蹴踘旣而悔之習科舉業已復棄去學爲歌詩睦故多詩人唐有方干徐凝李頻施肩吾宋有高師魯滕元秀號睦州詩派舫悉取步驟之旣乃遊四方交其名士詩益工行省參政蘇天爵將薦之舫笑曰吾詩人耳可羈以章紱哉竟避去築室江臯日苦吟於雲烟出沒間翛然若與世隔因自號滄江散人宋濂劉基葉琛章溢之赴召也舟溯桐江忽有人黃冠鹿裘立江上招基而笑且語侵之基望見急延入舟中琛溢競謹謔各取冠服服之欲載上黟川其人不可乃止濂初未相識以問基曰此徐方舟

也濂因起共歡笑酌酒而別舫詩有瑤林滄江二集年六十八丙午春卒於家

楊恒字本初諸暨人外族方氏建義塾館四方遊學士恒幼往受諸經輒領其旨要文峻潔有聲郡邑間浦江鄭氏延爲師閱十年退居白鹿山戴櫓冠披羊裘帶經耕烟雨間嘯歌自樂因自號白鹿生太祖旣下浙東命樂鳳知州事鳳請爲州學師恒固讓不起鳳乃命州中子弟卽家問道政有缺失輒貽書咨訪後唐鐸知紹興欲辟起之復固辭宋濂之爲學士也擬薦爲國子師聞不受州郡辟命乃已恒性醇篤與人語出肺肝相示事

稍乖名義輒峻言指斥家無儋石而臨財甚介鄉人奉
爲楷法焉時有陳洄者義烏人幼治經長通百家言初
欲以功名顯旣而隱居戴青霞冠披白鹿裘不復與塵
事接所居近大溪多修竹自號竹溪逸民常乘小艇吹
短簫吹已叩舷而歌悠然自適宋濂俱爲之傳

楊引吉水人好學能詩文爲宋濂陶安所稱駙馬都尉
陸賢從受學入朝舉止端雅太祖喜問誰教者賢以引
對立召見賜食他日賢以褻服見引太息曰是其心易
我不可久居此矣復以纂修徵亦不就其教學者先操
履而後文藝嘗揭論語鄉黨篇示人曰吾教自有養生

術安事偃仰吐納爲乃節飲食時動息迄老視聽不衰
旣歿安福劉球稱其學探道原文範後世去就出處卓
然有陶潛徐穉之風

吳海字朝宗閩縣人元季以學行稱值四方盜起絕意
仕進洪武初守臣欲薦諸朝力辭免旣而徵詣史局復
力辭嘗言楊墨釋老聖道之賊管商申韓治道之賊稗
官野乘正史之賊支詞艷說文章之賊上之人宜敕通
經大臣會諸儒定其品目頒之天下民間非此不得輒
藏坊市不得輒粥如是數年學者生長不涉異聞其於
養德育才豈曰小補因著書一編曰書禍以發明之與

永福王翰善翰嘗仕元海數勸之死翰果自裁海教養其子偁卒底成立平居虛懷樂善有規過者欣然立改因顏其齋曰聞過爲文嚴整典雅一歸諸理後學咸宗仰之有聞過齋集行世

劉閔字子賢莆田人生而純慤早孤絕意科舉求古聖賢視躬訓家之法率而行之祖母及父喪未舉斷酒肉遠室家訓鄰邑朔望歸則號哭殯所如是三年婦失愛於母出之獨居奉養疾不解衣母或恚怒則整衣竟夕跪榻前祭享奠獻一循古禮鄉人莫不欽重副使羅璟立社學構養親堂延閔爲師提學僉事周孟中捐俸助

養知府王弼每祭廟社必延致齋居曰此人在座私意自消置田二十餘畝贍之竝受不辭及母歿卽送田還官廬墓三年弟婦求分產閔闔戶自撾婦感悟乃已弘治中僉都御史林俊上言伏見皇太子年踰幼學習處宮中罕接外傳豫教之道似爲未備今講讀侍從諸臣固已簡用然百司衆職山林隱逸不謂無人以臣所知則禮部侍郎謝鐸太僕少卿儲瓘光祿少卿楊廉可備講員其資序未合德行可取者二人則致仕副使曹時中布衣劉閔是也閔臣縣人恭慎醇粹孝行高古日無二粥身無完衣處之晏如監司劉大夏徐貫等恒敬禮

之臣謂可禮致時中爲宮僚閔以布衣入侍必能涵育薰陶裨益睿質時不能用其後巡按御史宗彝饒塘欲援詔例舉閔經明行修閔力辭知府陳效請遂其志榮以學職正德元年遙授儒學訓導

楊黼雲南太和人也好學讀五經皆百遍工篆籀好釋典或勸其應舉笑曰不理性命理外物耶庭前有大桂樹縛板樹上題曰桂樓偃仰其中歌詩自得躬耕數畝供甘膳但求親悅不顧餘也注孝經數萬言證羣書根性命字皆小篆所用硯乾將下樓取水硯池忽滿自是爲常時人咸異之父母歿爲傭營葬畢入雞足棲羅漢

壁石窟山十餘年壽至八十子孫迎歸一日沐浴令子孫拜曰明日吾行矣果卒

孫一元字太初不知何許人問其邑里曰我秦人也嘗棲太白之巔故號太白山人或曰安化王宗人王坐不軌誅故變姓名避難也一元姿性絕人善爲詩風儀秀朗蹤跡奇譎烏巾白恰攜鐵笛鶴瓢遍遊中原東踰齊魯南涉江淮歷荆抵吳越所至賦詩談神仙論當世事往往傾其座人鉛山費宏罷相訪之杭州南屏山值其晝寢就卧內與語送之及門了不酬答宏出語人曰吾一生未嘗見此人時劉麟以知府罷歸龍霓以僉事謝

政竝客湖州與郡人故御史陸崑善而長興吳琬隱居
好客三人者竝主於其家琬因招一元入社稱茗溪五
隱一元買田溪上將老焉舉人施侃雅善一元妻以妻
妹張氏生一女而卒年止三十七琬等葬之道場山

沈周字啟南長洲人祖澄永樂間舉人材不就所居曰
西莊日置酒款賓人儼之顧仲瑛伯父貞吉父恒吉竝
抗隱搆有竹居兄弟讀書其中工詩善畫臧獲亦解文
墨邑人陳孟賢者陳五經繼之子也周少從之遊得其
指授年十一遊南都作百韻詩上巡撫侍郎崔恭面試
鳳凰臺賦援筆立就恭大嗟異及長書無所不覽文摹

左氏詩擬白居易蘇軾陸游字仿黃庭堅竝爲世所愛重尤工於畫評者謂爲明世第一郡守欲薦周賢良周筮易得遯之九五遂決意隱遁所居有水竹亭館之勝圖書鼎彝充牣錯列四方名士過從無虛日風流文彩照映一時奉親至孝父歿或勸之仕對曰若不知母氏以我爲命耶奈何離膝下居恒厭入城市於郭外置行窩有事一造之晚年匿跡惟恐不深先後巡撫王恕彭禮咸禮敬之欲留幕下竝以母老辭有郡守徵畫工繪屋壁里人疾周者入其姓名遂被攝或勸周謁貴遊以免周曰往役義也謁貴遊不更辱乎卒供役而還已而

守入覲銓曹問曰沈先生無恙乎守不知所對漫應曰
無恙見內閣李東陽曰沈先生有牘乎守益愕復漫應
曰有而未至守出倉皇謁侍郎吳寬問沈先生何人寬
備言其狀詢左右乃畫壁生也比還謁周舍再拜引咎
索飯飯之而去周以母故終身不遠遊母年九十九而
終周亦八十矣又三年以正德四年卒

陳繼儒字仲醇松江華亭人幼穎異能文章同郡徐階
特器重之長爲諸生與董其昌齊名太倉王錫爵招與
子衡讀書支硎山王世貞亦雅重繼儒三吳名下士爭
欲得爲師友繼儒通明高邁年甫二十九取儒衣冠焚

棄之隱居崑山之陽構廟祀二陸草堂數椽焚香晏坐
意豁如也時錫山顧憲成講學東林招之謝弗往親亡
葬神山麓遂築室東芥山杜門著述有終焉之志工詩
善文短翰小詞皆極風致兼能繪事又博文強識經史
諸子術伎稗官與二氏家言靡不較覈或刺取瑣言僻
事詮次成書遠近競相購寫徵請詩文者無虛日性喜
獎掖士類屢常滿戶外片言酬應莫不當意去暇則與
黃冠老衲窮峯泖之勝吟嘯忘返足跡罕入城市其昌
爲築來仲樓招之至黃道周疏稱志尚高雅博學多通
不如繼儒其推重如此侍郎沈演及御史給事中諸朝